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七三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份農幣百元

尋人啓事

王長庚同志（王英傑）河北安國縣東佛落村人，自四〇年參加冀中二十九團後，至今無音訊，現家中來信找你，望你速給家中去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望告知，信交陝甘寧聯防軍步兵學校賀啓文轉。

賀啓文

趙魚胞妹：係陝北甘泉人，現年十七歲，原在延安第二保小求學，自撤退後情況不明，現在何處，希速來信。如有知其下落者，亦請來信。

嵐縣營坊軍官團 趙忠

十二月五日

廣大膠東內地重歸人民

我攻克萊陽殲敵萬餘

擊潰增援敵八個旅殲敵三千餘

（新華社華東前綫十五日電）解放軍於十三日夜十一時半，攻克萊陽縣城，困踞該城蔣匪及蔣記保安團隊及「還鄉團」等共約萬餘名，悉數就殲，無一漏網，戰果正清查中。按萊陽前爲膠東解放區之政治中心，九月十八日爲蔣匪所侵佔。解放軍攻克該城後，除龍口、烟台至威海衛北海沿岸狹長一綫尚有蔣匪盤踞外，廣大膠東內地，已重歸人民之手。與收復萊陽同時，解放軍另部於萊陽西南三十至四十里之大野頭、水頭溝一綫，擊潰北援敵八個旅，即整六四師之一五六旅、一五九旅，整五四師之八旅、三十六旅及一九八旅，整八軍（最近由整八師擴編）之四二旅，整九師之七六旅，新七四師之五七旅等部，自十日迄十三日四天激戰中，解放軍共斃傷俘蔣匪三千餘名，現戰事仍在該地激烈進行中。

討論如何完成土地改革

西北局召開高幹會

（新華社西北十四日電）中共中央西北局近於陝北某地召開全區高級黨員幹部大會，歷時近月，報告和討論如何完成邊區土地改革的重大問題。大會開幕日，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同志、邊府主席林伯渠同志、西北聯防軍司令員賀龍同志分別作重要發言。他們於分析目前大西北新形勢後，强調說明這次大會要在全心全意爲人民服務爲勞苦工農群衆當長工的指導思想下，檢討過去西北局的政策方針及幹部的思想作風與階級立場，使我們更加有力，更加健康，來迎接解放大西北的新局面。

習仲勳同志指出大會方針

發揚民主用階級分析方法

搞通思想整頓組織

習仲勳同志對邊區自衛戰爭以來各方面所暴露的錯誤和缺點，作了初步的全面檢討。他檢討西北局過去解決土地問題，沒有堅決依靠貧僱農，放手發動群衆，沒有審查和批評各級幹部的思想立場，並及時防止地主思想影響的襲擊。在邊區及分區一級若干幹部中，曾經發生思想意識墮落及某些嚴重的糊塗觀念，或盲目自滿的傾向。他檢討自己對這些現象的態度，犯了自由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毛病。指出大會方針，是放手發揚民主，用階級分析的方法，對過去一切工作進行從上而下與從下而上的批評和自我批評，以達到搞通思想和整頓組織的目的。林主席的報告，也初步檢討了邊區政府在執行三三制政策及教育、司法、財經等工作中，都缺乏充分的群衆觀點。他並批評自己過份看重某些地方老幹部的歷史，以致如對前財政廳長董維德生活鋪張，浪費公款，脫離群衆等缺點和錯誤，犯了自由主義。

賀司令員號召部隊

徹底剷除軍閥主義

賀司令員尖銳批評個別高級幹部對黨鬧獨立性所犯的重大錯誤，他嚴厲指責某些軍隊幹部包庇地主，違抗土地改革，壓迫勞苦農民，破壞政府法令，爲不能容忍的原則性錯誤，今後應徹底剷除軍閥主義，把部隊鍊成眞正服從黨與革命利益的人民軍隊。習、林、賀這種嚴肅的批評，成爲鼓舞大會展開自我批評的力量，而受到全場黨員的熱烈響應。

深入發掘問題 進行嚴肅思想鬥爭

大會在分組討論中，深入發掘問題，對錯誤進行嚴厲的思想鬥爭，並根據李卓然同志關於全區土地會議及土地法大綱的傳達，逐條討論土地法大綱後，隨即轉入大會討論。各主要幹部均分別對自己的工作進行檢討，賈托夫、王維舟及李合邦同志的發言，受到大會的重視。賈托夫檢討該部門未經黨政高級領導機關批准[illegible]自決定錯誤的業務方針，招致邊區財政金融與軍民經濟的巨大損失，是對黨鬧獨立性的原則性錯誤。他進而檢討自己任職兩年內在工作中所發生的錯誤和偏向的根源，是小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立場和主觀主義的思想方法，以及作風上的官僚主義與自由主義。但前三邊地委書記高峯，專員吳志淵、邊府民廳副廳長唐洪澄及邊區保安處處長周興等，對錯誤檢討均不深刻，他們在大會要求與大會精神影響之下，準備繼續作進一步的檢討。綏德分區警備司令員吳岱峯對其部屬破壞政府法令，侵犯人民利益，任意打罵群衆，以及阻礙土地改革，受賄私放反動地主，出擁並竊取群衆鬥爭果實等嚴重罪過的兩次反省均認含糊，引起全場不滿，一致要求將其撤職，得到大會主席團的同意，大會後，彼已表示要堅決改正自己錯誤的態度。若干年來不安心工作的黨員幹部，受到大會精神的感召，認爲過去以個人主爲主的思想意識是錯誤，而深感慚愧。大會討論後，由習仲勳同志作總結性報告，他對邊區過去各方面的工作，作了明確的分析和估計，對今後如何貫徹土地法大綱，也提出了具體方案。接着，西北局組織部長馬文瑞同志向大會宣佈了西北局關於處分九個黨員幹部的決定，得到了大會一致的通過。賀龍同志針對大會討論中所提出的政策轉變，群衆觀點，發動群衆及黨內思想鬥爭等問題，發表重要意見。

林主席號召：

打開腦筋放下包袱

老老實實當人民的勤務員

最後，林主席致閉幕詞，他說：這次大會是一九四二年邊區高幹會後第一次最成功最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他號召大家在毛澤東思想指導下，打開腦筋，放下包袱，老老實實地當人民的勤務員，鼓勵大家捲起行李下鄉去，貫徹這次會議的精神，徹底完成邊區的土地改革，努力組織農民生產，更好的支援前綫。

胡家溝貧僱農

擁護廢除買賣婚姻

（興縣訊）本月五日晚，二區胡家溝召開貧僱農座談會（有八九個婦女參加），討論廢除買賣婚姻問題，大家都說：「廢除買賣婚姻咱眞是贊成！」有人還提出：「窮人攬下半輩子，連個婆姨也娶不上！」三女子說：「人家地主富農有錢，一開就是婆姨，不生娃娃還三個兩個小老婆哩。」胡國柱說：「買賣婚姻，主觀主義，父母做主，不合理，非打垮不可！」初生說：「我二十三歲上，因爲沒有錢，才用姊妹給人換下的個婆姨，現在我有個十五歲的妹妹，堅決由她自主！」白長富也提出，他那十五歲的女子不要錢，由她自願結婚。新翻身中農自生說：「咱以前階級上稀糊，把大女子賣給地主，兩人一天吵得不行，今年土地改革才離了婚，在咱受了經驗教訓，我的小女子由她自主，一定不使喚人家一點穀米。」自生婆姨也表明態度：「咪家可贊成，咪二女子一定不賣，由她自由，咪心裏可喜歡哩。」最後全體通過擁護楊家坡農民大會提出廢除買賣婚姻的三條議案，堅決在本村執行。（天）

簡訊

本月四日，左雲敵門樹樑部騎兵百餘，犯我城南十餘里之高廟、磨花頭搶糧，當被我騎兵一部擊潰。（鄧斌）

楊家坡貧僱農婦女的呼聲：

廢除童養媳制度

四歲童養出去的楊女子解放了

（興縣訊）楊家坡婦女，堅決擁護行政村農民大會關於徹底廢除買賣婚姻的三大決議（見十二月三日本報）。在貧僱農婦女座談會上，貧僱農婦女更控訴封建黑暗的童養媳制度的罪惡。她們首先提出早婚的痛苦，貧農任候初的老婆田成亂說：「我娘家窮，大死了後沒辦法活下去，十二歲就做了媳婦，漢比我大十一歲，一看見人家像一塊牆一樣，怕得心裏發抖，自圖三年沒脫衣服睡覺，每夜等人家睡着了，我悄悄的吃飯在後炕上，翁翁也嫌我小，甚也做不了，常常[illegible]，自己膽小，怕鬼又怕狼，夜裏不敢到院子裏去尿，又不敢大膽的在盆子裏尿，總要等得人家睡得打鼾才敢尿，有次聽人家沒睡着，怕得不敢起來就尿了一褲子！」楊毛命老婆白候油說：「我她姪兩個，一個十一歲，一個十二歲，過了門甚也不會做，連個鍋台都夠不着，常常洗碗洒了一身水，冬天凍成冰，手凍得出血，人家還不打不罷，自己總是怕（漢比她大十幾歲），想起媽媽，自己常常偷偷的哭！」討論到童養媳問題，大家談到楊富命的女子。因爲家窮（她大討吃，她爹十二歲就攬工）養活不了，四歲上就童養到魏家岔（誰家？原稿未寫出——編者），碰上個無人道的灰鬼婆婆，不把楊女子當人看，嫌她吃的飯多，用麻繩把肚子綑得緊緊的，楊女子肚餓，羨的看人家吃飯，婆婆就罵她：「沒出息的鬼」，拿起燒紅的爐柱燙她的嘴，她不能吃飯。六七歲就叫她推磨，推不動就打（她漢也推），冬天沒給穿棉衣，常年價不給鞋穿。今年秋天，她大到親家舍賣海紅棗子，楊女子哭着跑來，叫她大領她回家，她大也哭着說：「今年村裏給咱分了地，有吃的了，等幾天我一定來叫你。」秋收後，把楊女子叫回來，她一進家就說：「大，今冬不要叫我回去了，有一天吃上一頓飯，也比在人家家裏好！」一句話說得父女三人都哭起來了。會上大家談到楊女子的痛苦，十個有九個流淚，一致提出：「行政村農民大會爲甚沒提出打倒極端封建黑暗不合理的童養媳制度呢？童養媳比早婚還痛苦的多哩！」貧農白世春老婆說：「咱們現在土地改革，窮人都翻了身，把楊女子要回來，可以到結婚年齡，雙方同意再結婚。」她們並提出：這不只是楊女子一個人的痛苦，今後應徹底打倒黑暗不合理的童養媳制度，就這個提出交農民大會討論。並定下紀律，誰家的女子，不到結婚年齡，禁止結婚。當天晚上，自然村農民大會一致通過婦女們的提議，並決定本村分果實給楊女子分一份。（苗潔沛）

包庇地主貪污腐化 懷仁縣書馬浩 縣長李子潤被撤職

（新華社綏蒙十五日電）懷仁縣擴幹會上，揭露該縣縣書馬浩、縣長李子潤地主思想立場嚴重，包庇漢奸地主，貪生怕死，貪污腐化，已被大會撤職。馬浩出身地主，三八年入黨，四〇年到雁北工作，四五年反攻後任懷仁縣委正副書記期間，包庇漢奸地主，重用奸偽份子當「幹部」。地主王立會當過漢奸，是個叛徒，欺壓群眾，向敵告密我地下工作人員，但馬浩卻叫他做衙房經理，使生產遭受很大損失。他在王立的村裏做土地改革時，復用王逆之弟任村長，使群眾不敢向其鬥爭。又把叛徒漢奸梁俊吸收爲黨員，提拔爲農會主任，讓參加工作團進行土地改革。地主康明混進革命陣營，馬浩常到他家，形成包庇，使群眾不敢向其鬥爭而逃跑了。群眾起來鬥爭惡霸周美時，周即找他「訴苦」，他便強叫群眾給周美留了半個煤窰（群眾原要全部收回）。今春，五分區司令部向地主富農借糧救濟貧僱農時，他認爲是「侵犯中農利益」予以禁止。他對幹部採取拉攏收買，去年他表揚過的幹部都不好，如四區區長張振懷等已被撤職交群眾處理。反之，誰向他提意見時，則遭他斥責爲「主觀主義」，甚至打擊調開。在工作中，他貪生怕死，坐在山上不下去，同志們向他建議時，被他拒絕說：「沒有地委的命令，誰也請不了我下山。」大大影響幹部對敵鬥爭情緒。他在生活上貪污腐化，老婆生孩子時，來往坐花轎，除公家供給標準發給外，違犯法令，多花一百多元白洋。在懷仁城內時，他嫖破鞋，吸大烟，對群眾影響極壞。他貪污的財物，據初步統計，超過去年全部公糧五百石的數目。（此處電碼不清楚，數字恐有出入——編者）李子潤係朔縣人，出身地主，四〇年參加工作，四二年混入黨內，現任懷仁縣長，地主王天孚爲逃避清算混入我懷仁縣府任財政科長並將其哥哥弟弟侄兒一窩子都窩藏在縣府半年之久，李子潤毀法貪污給彼等數百元白洋作生產，彼等抗拒清算，誣衊群眾爲「二流子」（王天孚在大會上審查時已被扣起）。有的同志對地主惡霸此種罪大惡極行爲向李子潤提出意見，他置之不理，直到這次擴幹會時，這些人仍逍遙法外。他曾向公安局寫信，叫釋放扣押之地主，今年六月間扣起之大地主，在他包庇下釋放。被釋放之後現均逃到大同。該縣縣區村幹部中，有許多奸偽人員，曾向李子潤指示清洗這些人時，他即抗拒說：「若都清洗，就沒有幹部了，吃不成飯了。」至今縣府仍保留有未清洗的奸偽份子。他曾把全縣武裝民兵集中起來，進行大遊行示威，經同志們反對這種冒險舉動，仍未接受，結果當民兵遊行到離懷城十多里的某村去時，遭敵襲擊，死傷十八人，丟槍十餘枝，造成極大的惡果。

階級異己份子王興、邢海棠 把持民兵武裝鎮壓農民

山陰三查動員會上扣交群眾處理

（新華社綏蒙訊）十一月二十日，山陰縣召開三查運動的動員大會上，揭露混入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份子王興、邢海棠的罪惡，並予以清洗。王興爲山陰五區雙井村地主，三八年混入黨內，先後竊據山朔武委會副主任，山陰一、四區民兵大隊長及縣武委會副主任等職。王某混進革命陣營後即藉幹部權勢，擴張其地主勢力，將其堂弟地主王閃提拔爲五區民兵副大隊長，王月爲羅莊村民兵中隊長（已撤職），安置其四叔地主王喜龍爲本村農會主任，其三叔王海龍爲村公所書記，且把持支部，把農會、村公所、支部當成王家地主統治群眾的工具。對各村民兵幹部及民兵，都由他一人指揮，不許區上過問，自已認爲是山陰「第四領導」。五區群眾說他是「小皇帝」。竊據四、五區民兵正副大隊長職位的邢海棠、王六（已被扣押）兩個地主的作惡，一貫以他做「靠山」。他重用奸偽地主作爲親信，把武器交給他們，他吸收奸偽特務史三和被群眾開除出民兵隊之敵偽青年班長王秀兩人，經常帶着武裝跟隨着他。曾當過閻匪密探的某某兩人，是他武工隊的事務長與機槍手。他借給七里溝一個可疑份子一支漂亮的三八式槍，並常在其家寄放槍枝。他竭力掌握武器，各區武器都由他經管。

並把槍枝寄放在地主家中。寄在三區的槍，長期不管，三區向他提意見，他推說「不知」，結果被敵偽搞去一枝。今年寄放他家大槍三支，光他本村一把子地主，即帶大槍六支。現在還搞不清他寄出的武器（多藏在地主家中），究竟有多少。在土地改革中，他勾結地主，破壞群眾鬥爭。春天，他村群眾鬥爭地主時，他趁機回村聯合蘇黃西村地主劉耀、王寄周等一夥，利用群眾對地主的仇恨，向蘇黃東村地主王會賄發動「鬥爭」（因地主之間利害矛盾），對方逃跑後，又提出鬥爭中農劉海龍。僱農劉二見王家地主分果實氣憤的說：「地主還要分頭等果實，我劉二當了一輩子長工不給分。」這話得罪了他，他大喊大叫要鬥爭僱農劉二。當時貧農村主任不同意，曾給縣委反映要求撤王興的職。（編者按：縣委接到此反映後，爲什麼不迅速處理呢？應好好檢查。）土地改革開始時，王興即下令區武委會幹部不許參加土地改革，留在區上做火藥。至於他貪污公糧、軍火費等事實很多。近在安香寺村即發現他未經縣區[illegible]私開六百斤[illegible]。邢海棠[illegible]村人，是個[illegible]富農，四五年混入黨內，竊據一、四區民兵大隊長等職。去冬，曾帶一班民兵去安辭寺村鎮壓向地主清算的農民說：「安辭寺村盡是漢奸，沒一個好人。」給民兵下令：「不怕，往狠的打，我負責任。」他一來到村前，就先派人準備吃喝，不吃老總毛糕，翻了農民吳生金的鍋籠，打傷了招待員，將僱農村主任吳三吊打的死去，又噴活來再打，最後，他的「警衛員」開了槍在村主任腿上穿了個血洞，鮮血如注。他卻住在大地主黃步銀家中，受到地主很優厚的招待。區委張謙（貧農）給他提出意見時，他反大罵：「打死人我負責任，各有各的系統，你算個屁理！」並下了區動員同志的槍。下沙河的一個民兵，曾被他打的死過幾次。此次大會揭發王興、邢海棠的罪惡後，激起與會全體幹部的一致憤怒，要求撤職，開除黨籍，交與群眾處理。縣委接受大家要求，當場宣佈撤職扣押。王興竟以自殺逃避人民的審判。（苗春）

劉芝茂押保德看守所 竟圖組織犯人逃跑

幸看守員發覺劉逆等陰謀未遂

（保德訊）惡霸劉芝茂（混入黨內，曾竊據保德縣委組織部長的階級異己份子）經驚村群眾鬥爭後，送押看守所候全縣群眾總清算。當時看守所因他案情嚴重，另押在一個窰洞，十一月二十五日，在押人犯經群眾尋回去清算，剩下的人已不多了，就把劉芝茂和其他犯人合併住房，劉犯即趁機組織逃跑。二十六日剛天黑，劉犯即鼓動惡霸殺人犯王順逃跑，王表示願意，當天半夜又把王順及地主白三林拉攏，商量好一起逃跑。到二十七日白天又活動好兵痞地主狗腿王候鬼。當晚商量好先把腳鐐子磨斷，再把門上的鎖子撬開。劉芝茂更鼓動那些犯人說：「你們走前面，我走後面，我已死活一般了，看守如沒發覺，就搬開牆上的炕針，逃跑，要是發覺了，就和他幹起來，把看守捆住，嘴裏塞上手巾，上途上槍，每人帶上兩匹布，可以穿衣做盤纏。跑出去鬧一塊紅布，每人[illegible]寫上「農會」兩字，有人問起就說是和地主鬥的。」當下商量好二十八日開始磨鐐子撬鎖子逃跑。但他們的活動已被看守員發覺，先是看守員發覺門上的鎖子壞了，就引起了注意，後來又發覺王順到看守員家裏往掛槍的牆上偵察，當即識破他們逃跑的陰謀，在管理上便更加嚴格起來。這時劉芝茂發覺事已暴露，就向看守員張亮子告狀：「白三林、王順組織逃跑」，企圖把主謀的責任推在別人身上，後經再三審訊，完全證實是劉芝茂的主謀。至此劉芝茂全部陰謀完全暴露。（張振芳）

興縣康寧鎮貧僱農大會 再次審查農民代表

舊幹部陶芝珍王如山被審查撤職

（興縣訊）本月八日，康寧鎮行政村召開第二次貧僱農大會（到會一百四十餘人，包括新中農在內），再次審查農民代表，純潔領導機構。各村貧僱農因經過查階級鬥地主，覺悟逐漸提高，會上以負責精神，審掉寺坡自然村農民代表陶芝珍和行政村農民代表會主席王如山兩人。陶芝珍係舊幹部（村主任、黨員、老中農），自稱有「貧僱農思想」騙取了農民代表資格，包庇三家富農（他姑姑家、拜識劉懷雲和舊幹部劉來保），欺哄貧僱農。以前在油房清支點召開五村農會代表會上檢查鬥爭地主和徵收富農長餘財物是否徹底時，他曾的說：「咪下村裏徹底了」，代表們問他怎樣搞的？他說：「長餘的都拿出來了，兩個人只給留下一條被子，富農們說了，眼看見的東西都要給群眾，咪下咋謊一個，他們說沒有了，都拿出來啦。」大家覺得其中有問題，再將該村富農一家一家重新研究，提出劉懷雲等四家沒有東西，誰也不相信，決定第二天聯合五村農民齊集寺坡底開鬥爭會，結果除富農應分得的一份外，搜出長餘衣物糧食很多（尚未統計），並發現富農大吃二喝浪費行爲。各村代表氣憤的質問他：「甚也沒打動，你就說徹底了？」他無法掩飾，口頭承認錯誤，經各代表批評後，允許他立功贖罪，不料他仍然陽奉陰違，爲了擴大他的勢力，吸收老中農朱驛駒參加貧僱農會議，又讓富農王來務參加中貧農一家人會議，有人問他「爲甚富農來參加會？」他說：「王來務和別人不同，不是外人。」（是村幹部劉來保的哥）而貧農楊海珠、任岐山反不讓參加開會，在這次貧僱農大會上，貧農指着楊海珠向大家說：「這樣老實的老漢，誰不知道他是好人，今年夏天，陶芝珍捉老漢當「二流子」，給他們鋤地！」當場激起全場貧僱農義憤，決定立即將他撤職扣押，聽候審查，並將替陶某辯護的新中農劉娃祿逐出會場。接着貧農白花中給行政村農民代表會主席王如山（舊幹部、支部書記、副村長、新中農）提出三款：一、過去當幹部時挪借公糧私買兩塊水地。二、依仗「幹部」職位，「借」地主白金貓兩小石穀米，「借」富農面兒兩石多糧食，並和韓農[illegible]、包庇他弟弟王毛孩，不讓[illegible]求大會撤去他主席職位，交[illegible]查。貧農王義虎當面質問王[illegible]你是新中農，憑甚翻身的？[illegible]翻的？還是靠幹部職位翻的[illegible]靠幹部職位翻的！」問的提[illegible]當即撤去他主席職位，聽候[illegible]副主席貧農王殿代理主席[illegible]審查後，貧僱農認識到舊幹[illegible]未經審查，有擺取貧僱農領[illegible]，決定即日解散村公所，取[illegible]、村長等，各回各村讓群眾[illegible]公所職權，由農民代表會行使。（墉花）

第二野戰醫院一所 節省民力自己修爐灶 愛護傷員發起清潔週

（本報訊）第二野戰醫院一所全體人員在此次奉命南調接收傷員中，不顧十餘日行軍的疲勞，一到目的地即自已動手修理爐灶等。炊事班長王仁光同志率領全班同志，在兩個半天的時間中，即將六口鍋灶全盤修好，沒趕麵棒，炊事員郝從發同志自已鋸了兩根。外科消毒室護士陳振興同志自已盤了一口消毒灶。病房的灶不能燒火，全體護士同志用了一天的時間全部修理得很整齊，有十七個沒鍋蓋，用磚頭代替了，在兩天的緊張工作中，盤好九個鍋灶，修好十七個爐口。使過去非動用民力及經費解決不了的困難，順利克服。某日，解放宜川戰鬥中光榮負傷的同志入院時，因路上走了好久，衣服被褥弄髒了，且長了許多虱子，領導上立即發訂出清潔計劃，號召全體人員在一禮拜內給這批傷員洗澡、洗衣服、理髮、剪指甲。[illegible]新醫生說：「我是主治醫生，[illegible]」理髮員牛背山也[illegible]一月理一次髮。[illegible]炊事班長李世良同志、馬兵李川賓[illegible]一禮拜內共給傷員洗了一百〇八件衣服。[illegible]同志半夜查出一個傷員沒蓋被子，馬上把自己的被子拿給他蓋上。傷病員情緒很好，拿出自己的紙煙給護士吸，講解放宜川戰鬥的勝利經過。（王峰）

西北黨政軍首長聯合佈告
接受中共中央土地法大綱
號召農民爲自己的澈底翻身而鬥爭

（新華社西北十四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西北聯防軍司令員賀龍、中共西北局書記習仲勳，頃聯合簽署佈告，堅決擁護和接受中共中央公佈之土地法大綱，明確宣佈廢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剝削的土地制度，澈底平分一切土地，實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政府切實保障人民在土地改革中的一切民主權利，號召全邊區農民爲全部實現這個大綱而鬥爭，爲農民自己的澈底翻身而鬥爭。該佈告着重宣告下列三點：

（一）邊區一年來的土地改革，在未經土地改革的新區，已收到了一些成績，但十分不澈底，有的地主還有較多或較好的土地和大量的財富，富農多餘的土地、牲畜、農具或房屋、糧食等財產，亦未徵收分配。曾經土地改革的老區，也有很多問題，有的地方原來就沒分好，有些地方還有漏掉的舊地主，有些地主或地主富農成份的幹部家屬非法奪取農民的土地。因此，現在要依照土地法大綱的方針，不論老區、新區，一齊動手，澈底平分一切土地，堅決乾淨消滅地主階級和一切封建勢力。如有敢於進行任何公開的或隱蔽的反抗破壞以至反革命活動，即應受到人民法庭的審判及處分。大家在貧農團及農民大會領導下，民主商量，要怎麼辦，就怎麼辦。

（二）由於邊區的土地問題尚未澈底解決，貧僱農民的積極性沒有發動起來，以致縣區村鄉政權的成份很複雜，甚至全被地主富農把持，因此，特決定村鄉貧農團、村鄉農民大會及其選出的委員會，各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或農民代表大會，爲組織領導進行土地改革的合法執行機關，不受現時縣區鄉村政府的任何限制。各鄉政府和全體幹部，都要接受全體農民的審查、批評、鑑定以至罷免、改選。在各級政權中發現有混進來的階級異己份子、投機份子及新惡霸等，必須發動羣衆鬥爭審查，並組織人民法庭，嚴格審判和處分。

（三）過去土地改革中的鬥爭果實，在很多地方都輪不到貧僱農手裏，幹部和自私自利份子佔了便宜，這些貪污與竊取的鬥爭果實，要一律退出來，交給貧農團或農會，用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辦法，重新統一平均分配，使全鄉村人民不分男女老幼，均獲得同等的土地。在其他財產分配上，須照顧貧苦程度，適當滿足貧僱農在生產資料及生活資料上的要求，今後絕對禁止任何貪污浪費竊取鬥爭果實的行爲，違者一律交羣衆審查處罰，並監督其全部退出。

霍維德唐洪澄撤職
陝甘寧邊府明令公佈

（新華社西北十四日電）陝甘寧邊區政府頃於本月二日明令公佈，財政廳長霍維德生活鋪張，浪費公款，脫離羣衆，民政廳副廳長唐洪澄工作不負責任，忽視羣衆利益，有包庇地主行爲。以上二人，均經邊府政務會議決定撤職。

又訊：鎭川（榆林南新設縣）響水堡千餘羣衆於日前集會，揭露前榆橫政務委員會副主任曹雨山，政務委員曹顏生、劉陽枉三人，混入民主政權，進行破壞活動，竊取羣衆財物，並勾結榆林敵人等罪惡，一致要求陝甘寧邊區政府撤除彼等職務。邊府接受羣衆正義要求，當於上月三十日明令批准，並將曹等交當地羣衆清算處理。

冀東地方兵團配合民兵
再破北寧路收復樂亭

（新華社冀東十五日電）冀東地方兵團配合各地民兵，再度向北寧路展開大破擊，收復樂亭縣城及重要車站數處。九日晚，我某地方兵團配合豐潤、寧河兩千餘民兵，進入唐山西南七十里之田莊與趙鵝翎莊間，沿綫澈底破壞鐵路六里。另部十日晚挺進灤縣、昌黎段，與田莊一綫軍民東西呼應，先後攻佔朱各莊、石門、安山等車站，殲敵匪交通警察第八大隊一部，破壞鐵路十二里，毀站房、碉堡、地堡十八座。十一日，田莊一綫我軍並擊潰分由何頭（唐山西南二十里）及古冶向南竄擾之敵六十二軍約三個連兵力與交通警察第五縱隊三百餘人，斃傷匪百餘名，生俘六十五名。據守北寧路南之樂亭蔣匪，在我軍聲威震懾下，棄城北逃，該城當即爲我收復。

人民日報重要社論號召
把積蓄的全部力量投入偉大的戰鬥中去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此間人民日報頃發表重要社論，題爲「拿出一切力量，支援南綫反攻」，號召全區黨政軍民，把積蓄的一切力量，人力、物力、財力，全部投到偉大的戰鬥中去，以爭取全國勝利。社論於敘述劉鄧、陳粟、陳謝的反攻勝利與各新解放區開始轉入鞏固階段的情勢後，着重指出，這一偉大的勝利，是人民艱苦奮鬥所獲得的。一年來，晉冀魯豫區有三十萬人民湧入解放軍，隨軍參戰服務前綫的民工達一萬萬，投入戰爭的物力財力更是浩大，這是南綫我軍勝利的根源。繼謂戰爭的第二年，南綫我軍將更大量殲滅敵人，現在已不是能否勝利，而是敵不敢勝利的問題。過去我們準備和積蓄力量，打算於最必要時使用，以贏得決定的勝利，現在這個時候已經到來了。我們要毫不保守的放手使用力量，着重輸送人員、物資、彈藥、幹部到南綫和新解放區去。社論隨即提出三大號召：一、一切後方機關緊縮編制，勵行節約，把一切可節餘的人員與財富，送去前綫，每一幹部隨時準備調赴前綫，留在後方工作的同志則須刻苦的負起更重的工作，堅決自己忠實爲人民服務的立場。社論並號召毀家紓難，指出「今天是考驗每一個同志的革命本質的時候了，一切自私本位害怕困難，都將是犯罪行爲。」二、一切生產部門，進一步提高產量質量，節省原料，保護軍需民用。三、軍工廠的職工們應造更多更好的軍火送上前綫。三、全區三千萬人民，繼續你們不惜犧牲一切支援戰爭的精神，把土地改革、生產、支前作得更好，準備繼續送大批青壯年上前綫，迎接人民光榮的時代。

馬西努評中國農村經濟
兩種政策兩種結果
解放區實行土改糧食豐收物價下跌
蔣管區掠奪農民生產下降飢荒嚴重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莫斯科電台發表評論員馬西努以蔣管區與解放區農村經濟對照爲主題之評論稱：十一月二十六日，廣州大米價格每石漲到一百一十五萬元。這一天，國民黨當局正在上海忙着召集會議，討論平抑物價，國民黨的「中報」則報導着國民黨區許多人餓死的事實。然而在同一天，陝北廣播電台，却正廣播着解放區的豐富秋收和食糧價格下降的消息。

在中國這兩個區域所以有着這樣巨大的區別，正是因爲這兩個區域正實行着兩種相反的政策：在解放區內，由於剷除了封建制度與殖民地的壓迫，建立了眞正的民主愛國政權，實行了廣泛的民主改革，首先是實行了孫中山先生的耕者有其田的原則，因此他們就沒有糧食危機，並能克服自然所給予的災荒。如陝北廣播電台當天所報導的，在解放了的晉南，由於農民生活已根本改變，雖然這裏是不久以前才被解放，却表現出了使人驚異的事實，這裏的農民今年夏天剛遭受旱災，在今年解放後第一個秋收中，却得到了豐富的收穫，足夠他們一年或兩年之用。例如晉南陽城縣屬的元新村，今年秋季，全村共收穫了二萬六千八百六十五石糧食，每個勞動人民平均可得十五石，其主要原因，就是農民已成了土地的主人。一個農民高興的說：「我家三輩子都是給地主做工，現在已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着自己的食糧了。」

在國民黨統治區，却正相反，在那裏，不僅沒有分給農民土地，四大家族還正進行着掠奪農民土地的政策，他們用各種方法，如利用農民不能支付高額的地租或欠款等，更利用內戰方法，去奪取農民的土地，他們組織有所謂「農業公司」，如陳家兄弟之「華西墾業公司」，僅在粵南滇越鐵路附近，就霸佔了十萬畝土地，並在浙江、廣西、江西及其他地區霸佔廣大土地。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所經營的「贛南國民經濟建設公司」，也是以佔有廣大面積之私有土地爲目的的。這些情形，在其他國民黨統治的省份中，都可以看到。此外，由於國民黨軍隊、警察、憲兵和官僚機關的加倍擴大，又向尚未被趕走的農民強徵更多的糧食，因而，便造成了國民黨統治區農產品水準急速下降，糧食危機加深，農業基礎被破壞等一連串的發展，也是該區域內物價不斷高漲及加強着飢餓與痛苦的主要原因。

國民黨反動派最近又高喊所謂美國的援助，企圖證明美國的援助可以把中國人由飢餓中救出來。然而，美國的糧食已不是第一次運往國民黨統治區，飢餓却仍不斷的增長着。這次的糧食救濟，最多只能在短時期喂一喂國民黨的飢餓的軍隊，而不能解決基本問題，決不是用來供養幾百萬飢餓的人民。上述國民黨的叫囂，只是爲了掩護其出賣本國人民與出賣民族利益的行爲，使人民不去注意糧食危機和經濟崩潰的基本原則。

中國人民早已知道，現在的內戰，就是國民黨向中國人民的進攻。前幾天，中國人民又聽到關於這個戰爭目的之言論。十一月三十日中國報紙上所發表的蔣介石北平行轅的佈告中，規定「收復區（指蔣佔區）農地是自耕農的發還，非自耕地亦發還地主」，這赤裸裸的暴露了國民黨進行內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奪取中國農民由於共產黨領導實行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原則而分得的土地，使這些土地完全成爲國民黨大地主的私有財產。

鄰近徐州之豐沛兩縣
廣大鄉村全爲我控制

（新華社晉冀魯豫十五日電）鄰近徐州之豐沛兩縣廣大農村，已完全爲我控制。上月，我微山湖四地方武裝某部，掃蕩兩縣蔣匪雜頑，僅七日至十一日四天中，即殲匪四百餘人，攻克董集等據點多處，雜頑被殲者，計有豐縣偽候圩子鄉公所，沛縣偽欒口區公所，張集鄉鄉公所及沛縣保安團一部。兩縣人民紛紛集會慶祝解放，並成立羣衆翻身指揮部，開始進行土地改革。又冀魯豫之第一軍分區（濟南西南之長清、肥城、平陰、寧陽、泰（安）西」地武，於六月至十一月半年來，共作戰八百餘次，殲匪一千五百五十七人，蔣匪雜頑搶糧受創甚劇，半年間，計奪回被蔣匪所搶的糧食八十八萬餘斤，毀敵汽車四輛，大部農村始終在我控制下，在緊張的鬥爭中，仍堅持進行土地改革。

一聽「新四軍來了」
嚇得蔣匪手脚忙亂
偽區華中各地敵已感末日將至

（新華社蘇東十四日電）李（堡）栟（茶）諸戰役及各地地武廣泛出擊後，偽據蘇中各城鎮蔣匪已手忙脚亂，感到末日將至。本月二日，黃橋蔣匪在「新四軍來了」的謠傳下，慌忙向四郊開砲，因砲彈走火，炸死炸傷匪官兵五十餘名。如臯二日起，上午十時方開城門，下午三時即行關閉，北門吊橋終日不架，並禁止城郊鄉民上街，城牆下設置電網。海安除緊急戒備外，並迫令拆毀圩外民房。蔣匪長期統治之泰州，亦將泰（州）東（台）班輪停駛。東台蔣匪正作逃跑準備。南通三餘、大同、北新橋等地蔣匪，均逃往南通城內。泰興城郊匪鄉保甲長紛紛向城內搬家，城內匪首家屬則紛紛逃往上海。如（臯）黃（橋）綫土頑據點，終日緊閉籬笆，不敢出外，有的已逃往如臯城。海（安）泰（州）綫上之大楊莊匪保長羊鶴會，遭我游擊隊襲擊時，便手顫抖，快慢機墜地而逃。該諸匪鄉長顧生長，一天在澡堂洗澡，忽聽得數里外有槍聲，忙拉着褲子狼狽逃竄。現各地蔣匪土頑正爲「新四軍快要來了」而驚惶不安。

東北蔣區人民
陷入飢寒交迫

（新華社陝北十四日電）據各方報導：東北蔣區人民在蔣家匪幫暴政統治下，陷於飢寒交迫之絕境。瀋陽本月八日因煤荒嚴重，電力完全斷絕供應，至九日，全市報紙均已停止出版，物價亦飛速上漲，街頭每天都有窮人凍餓而死，西北風裏，沿街求乞者更難以數計。各地中小學校教員因維持不了生活，常在街頭遊行請願，學生則被迫叫賣報紙。蔣匪警察局長毛文位亦供認：「普通警察現月餉一萬八千元，但每人每月最低伙食費却需四萬元，所以警察一下班，就去蹬三輪車，賺錢糊口。」長春已根本無煤，電廠已被迫準備以豆餅代替燃料發電。由於蔣匪橫征暴斂，市內慘劇不斷發生，上月中旬，有馬車夫被蔣匪新一軍抓去拉東西，拉完後，車被扣留，他一家無法生活，遂自縊身死。又有小學教員梁某者，一家人餓的沒辦法，悲憤之極，遂在灶頭上寫「蔣家德政」四個大字，閉門大哭。一般貧民幾天不能舉炊的，更難以勝數。市民中流行着這樣的民謠：「一片漆黑的長春，不敢動的新一軍，百姓要想再見天，得等來了解放軍。」

舒曼反動內閣被迫屈服 法罷工鬥爭勝利結束

總工會呼籲加強團結準備未來鬥爭

（巴黎訊）法國工人階級持續近月的偉大罷工鬥爭，已迫使舒曼反動內閣向法國工人屈服而勝利結束。八日，舒曼召集小型會議後，由勞工部長梅耶通知總工會領袖稱：除非有破壞行動，政府不實行反罷工法令。又稱：在十日以前復工者，自十一月廿四日算起，給予生活津貼十二點六美元，並答應增加工資。總工會全國罷工委員會，於研討舒曼之建議後，下令全國罷工者復工。總工會並爲此發表公報，着重指出罷工運動的勝利，並祝賀罷工者對當局空前的鎮壓行爲所表現的勇氣。同時指出工人階級有重組力量以準備「未來鬥爭」的必要。公報並呼籲繼續加強工人階級及總工會內部的團結，以保護工人階級的利益。次日，人道報載文指出，工人們正執行復工令，「然而在面前尚有嚴重的危險，需要準備尖銳鬥爭的到來。」復工令下達後，各地罷工者乃紛紛回廠工作，但北部煤礦區的礦工表示，當警察及軍隊未撤離前，將不復工，迄十一日止，仍在罷工中。馬賽鋼鐵工人亦提出當被捕之同志釋放後，始可復工。

按法國工人階級此次戰後空前大罷工，乃由十一月十一日馬賽工人的示威爲信號，罷工人數最高時，曾一度到達四百萬人。使法國一切海港、鐵道、煤礦、大部鋼鐵業、建築業、動力站，乃至政府機關等，陷於停頓，並使當權十個月的社會黨拉馬第內閣垮台。罷工工人不顧舒曼當局在美帝國主義命令下的各種反動鎮壓與分裂罷工等措施，仍繼續堅持鬥爭。爲保證罷工之取得勝利及對抗軍警之破壞進攻，罷工者並組織了糾察隊。馬賽工人、法國海員及礦工之鬥爭精神尤爲果敢。在法國南部及北部十數城市之工人，甚至控制了許多工廠街道及公共建築，在馬賽及聖德田城工人的正義鬥爭，並曾獲得法國保安隊甚至正規軍隊的支援。由於法國工人在鬥爭中所表現的這種空前的團結精神與戰鬥勇氣，才迫使法國反動當局及工廠廠主不得不屈服而滿足工人的要求。

南匈簽訂友好條約

保證兩國安全獨立與領土完整

（布達佩斯訊）繼簽訂南保廿年友好合作互助條約之後，南、匈又於八日簽訂同樣之二十年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該約乃南斯拉夫總理鐵托元帥於六日率南政府代表團抵達匈京後，與匈總理丁尼斯親行簽訂者，締約目的在共同保衛兩國安全獨立與領土完整，並加強兩國現存友好關係。條約主要內容規定：（一）如締約國一方受德國或其他第三國之侵略時，締約國之另一方應立即予以軍事上及其他一切之援助。（二）締約國任何一方，不得參加或採取旨在反對締約國另一方之同盟或行動。（三）兩國進一步加強彼此間經濟文化及其他各方面之合作。此外，條約並有附款規定：該約不得侵害締約國對第三國所負之義務，並須本聯合國憲章之精神履行之。條約有效期定爲二十年，如期滿前締約國不予以宣告廢除，得延長五年，並得再延長之。一俟兩國批准書在貝爾格萊德換文後，即行生效。鐵托元帥在簽字完成以後，即假南國大使館舉行記者招待會，於答合衆社記者問時，表示南斯拉夫即將與羅馬尼亞及波蘭簽訂類似之條約。條約簽字前一日，鐵托拜會丁尼斯時，曾於其致詞中強調：「南匈條約足以證明所謂「斯拉夫集團」之說實屬無稽，匈牙利固非斯拉夫民族，然民族之不同，並不妨礙兩國在一切領域中建立最深厚之友誼。」丁尼斯則鄭重指出：「南匈條約將爲多瑙河流域人民和平之保證」。鐵托等一行業於八日晚離返南國。

羅馬省及市 五十萬工人總罷工

（羅馬訊）羅馬省及市的五十萬工人，於十日午夜起宣佈總罷工。按本月五日至七日，羅馬市失業工人曾兩度舉行大示威，加斯貝利政府命令警察行兇，曾殺傷示威者多人。羅馬總工會會二度向加斯貝利政府抗議，提出懲兇手及撥發救濟失業等要求，限其於九日前答覆。加斯貝利政府在總罷工的威脅下，只允臨時撥款二十五億里拉，但拒絕總工會一百億里拉的要求，總罷工遂行爆發。據法新社十一日電稱：羅馬總工會領袖討論了加斯貝利政府的對案後，決定繼續總罷工，並要求釋放被捕的罷工者。意反動當局，一面唆使總罷工執行委員會中之基督教民主黨代表投票反對罷工，並以廣播及傳單慫恿破壞罷工，同時命令基督教民主黨工人復工。另一方面已動員羅馬一切警察及軍隊，以支持破壞罷工的活動。據塔斯社十一日訊：十一日，加斯貝利政府及總工會雙方代表，將繼續會談。

美帝勾結法反動當局 變法爲西歐反人民「堡壘」

（各方訊）最近法美關係的發展，標誌法美反動當局已更進一步進行勾結，以便變法國爲美帝國主義在西歐的反人民「堡壘」。據眞理報記者十一日自巴黎報導：當地報界記者力稱：美國當局因法國工人階級對舒曼政府日益不滿而感到憂慮。同時，美國當局對英國亦表示不快，因爲英國由於害怕美在西歐獨佔的長期統治權而秘密地阻撓美國之對法政策。美國戰爭販子杜勒斯在巴黎和賣國賊戴高樂會談時，戴會向杜保證在他當權後，他準備拋棄英國而無條件地執行美國的一切要求。戴告訴杜稱，他對德國問題的態度，將與美國完全一致。另一方面舒曼與比道爾亦向杜勒斯作了同樣的保證，據悉：比道爾和舒曼準備採取一切方法以鎮壓法國勞苦大衆對法政府的日益增長的不滿。杜勒斯批准了舒曼的這種政策，但警告稱：法國人民與舒曼政府的公開決裂，則充滿着嚴重後果，因此必須採取各式各樣籠絡人心的措施，以便至少在目前不發生公開決裂。

蘇英貿易商談 獲致原則協議

（據塔斯社十一日訊）五日抵蘇恢復英蘇貿易商談的英國商務大臣威爾遜氏，在一切主要問題上則與蘇聯獲致原則協議後，已於十日返英。細節問題，將由英駐蘇大使彼得將繼續與蘇對外貿易部長進行商談。

反攻形勢

陳毅將軍 近作

百萬旌旗大展開，將團到處變劫灰；
空心戰術今已矣，重點進攻安在哉。
江漢飛傳劉鄧捷，中原又見李鄭回；
陳謝揮戈下宜洛，聶楊立馬[illegible]燕台。
關陝彭賀長攻取，東北林羅巧安排；
譚許膠河反攻後，蘇魯前錢逼兩淮。
從來能兵觀遠略，迄今籌劃賴雄才；
舉國艷說新民主，土改狂潮遍地來。
南天民變羽書急，準備審判蔣獨裁。

僱工生活的苦情

——杜茂的回憶記——

我的名字叫杜茂，是神池四區歸子溝村人，我七歲時母親已死了。在舊政權時代，我父親因爲年老不能受苦，在本村學校裏當差人，每年只賺工資莜麥三石六斗，父子二人連吃帶穿生活維持不了，我長到十三歲時，父親只得把我送與地主陳[illegible]打零碎，全年賺工錢六元。那時我心裏盤算那面有了吃飯處，管他給工錢不給工錢。到春季下種時，掌櫃的爲欺騙長工，叫給他買命受苦，响午給喝酒，我給端盤子，大受苦人張老二說你喝上一杯酒，那時我就拿起杯子喝了一杯酒，掌櫃的師耀在地下小椅子上坐的說：「你這個小子天生能吃能喝，好好做勁，長了光是舌頭根子。」他家人口多，乾骨頭也不出水。就是我一個人端盤子，只是怕打，做飯稀了也不敢說，不然，把飯湯子倒在肚皮上，怕掌櫃的看見，結果把肚皮燒起碗大的瘡，回家裏不敢說，恐怕父親罵我。在掌櫃家更不敢說，人家不要，忍氣吞聲的停了二十多天也好了。再說五更起來，這個掌櫃的叫掏灰，那個掌櫃的叫倒尿，鑒一天間沒有一陣陣閑空，就這樣的生活過了五六年，到了十八、九歲的時候，頭一年就是給人家抓糞，這地方每天一塊牛餅地兩垧，我每日往地裏抓四十馱糞。起初曉不的，飯吃得太飽，下地肚皮上抗上糞；吃的飯太飽，上來的時候有時要從口裏擠出來，這樣經過了五六天，自己感覺到吃飯太飽，以後每頓吃的飯都不敢往飽吃。到了秋天，一天我去地裏割了一垧莜子，天沒歇，趕半後响，割下一場莜豆子，放下鐮刀拿起莜子就和，我挑莜子，誰知道用力過猛，把人家挑莜子弄壞了，掌櫃的說柴草傢具要將究的使用，你的氣力再大，也不夠你往嘴抬。我低頭盤算，我每天給你割上一垧莊禾，在地裏歇一陣，趕晚上回來，那也說下去了，你能把我怎了？趕回來給人家受了，還受氣，還給人家受苦，眞不算個事。想到這裏，不由的滴下淚來。到起山藥的時候，我一個人挖，供三個女人揀，一天工夫墊挖了一垧山藥，掌櫃的又說：這受苦人慣了不乏，如果我們經常受不受苦，那就覺得乏倒了。晚上，他的二媳婦揀了兩頭山藥說，今天受的乏的不能了。掌櫃的又說，我也覺得受的管夠了。我又低頭盤算：人家有錢的女人揀了幾籮頭山藥，倒受乏了，我挖了一垧山藥，長櫃的說反而不乏，窮人的身體是不值半個銅錢。

我的兩孔窰洞坐落在陳耀的窰上邊，路上的石子人家不准我走的路上掉拋在人家窰頭上。那年我養起一條小牛犢，從家出來回去，不叫牛犢子到他窰頭上，陳耀先和我說過：「你的牛犢子如果把煙洞上的石頭跌倒煙洞裏，你要負責任。」因此，我的牛犢子出賣與回家都得我家裏的人親自接送。

一九三八年時，相離我們這裏十來里的地方，都是住的頑兵，那時候陳地主是担任村副，他家住的連長。有一次，我送去扁豆四大斗，過了幾天，稱了，是七十斤，說，你的扁豆是七十斤。我心裏想一想，四斗扁豆至少也有一百一十幾斤，怎才只有七十斤。人家仗着勢力，我忍氣吞聲的處時。到了秋天，我在害病的時候，說我昨天那天輪了水，我病的不能受苦，村副引的一個「老總」說不管你病不病，你如果不能剷草，就揹你的莜麥綑子，結果揹走四綑莜麥。現在我翻身了，想起從前比現在，眞是天堂和地獄。（宋章甫記）

劉伯承南下記（四）

六安損失

六安破城後損失的情形，美聯社曾將六安軍火庫損失消息向外發佈了。六安的損失究有多大？當然不是非親歷其境的人所能知道的。全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就在六安，亦是全省惟一的規模宏大的修械所，聽說可以自製輕機槍，因爲修汽車運輸隊太忙，車輛太少，所以修械所內全部機器，槍彈不說，光槍就丟了約二萬多支，並沒有美聯社發的電訊上所說的十五萬支那樣多。火藥的損失，據說供應局有個火藥庫，在那裏詳細的儲存數字，因爲具有秘密性，局外人無法知道。六安糧食倉庫共有八個，均分散在城內和城郊五里以內的祠堂廟宇內，每個倉庫儲存糧約在廿萬斤左右，八個倉庫存糧亦在一百九十多萬斤。共軍進城後，首先就將倉庫、火藥庫、修械所派重兵佔領了，三日，由六安出兵將霍山佔據，立煌是八月三十一日失守的，故在六安陷後的第二天，即連天加夜的將六安的火藥、修械機器、糧食，大批運往霍山、立煌山中。此時，劉伯承的總司令部設在霍山，剩下一小部份運不走的米糧，即在城內和城關放賑似的任意叫民衆去吃，有的家裏弄有三十多石，也有三石五石的，也有老百姓平時沒有錢買米的人，這一下可解決了，因此都發出的的歡笑。六安醫藥及器材的損失也非同小可，但是這樣損失，統統是公家的，至於說到私人的損失，有權勢人的東西，自有兵夫給搬運，陳漢流是縣長，他除了鍋、碗、盆、碟及草紙沒有帶出來外，就是一件汗衫一條褲子也都有人給他運來了，公家的槍損失了幾萬支，而他自己有兩挺輕機槍及四支手槍，却都分別運到合肥和蚌埠了。（本刊完，待續）

地主婆子當「尼姑」

李玉明

忻縣五區孫家灣村，破產地主孫七萬的老婆，叫呂成英，孫死後，她便假眉三道的住在寺廟裏，當了「尼姑」。去年九月，她把奇村奸商地主周銀喜和溫村大地主梁天華的兩包袱衣物，倒騰到大王村她媽家裏（地主呂萬金）隱藏了。今年二月，閻匪侵犯奇村時，她又把這包袱移到棗灣、金村間的關田寺，讓她師傅老尼姑保存。最近又怕棗灣羣衆發覺，尼姑遂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將此衣物往孫家灣搬送，路過田家窰村被我某部哨兵扣押，查詢清楚後，連人帶物，連同她手上帶的金戒指和綢緞、布疋……三十餘件財物，一併送回溫村，交羣衆處理。



行署通告

四七年度撥給各部隊機關過期未取的糧草數目很大。有的由於地方上爲了很快結銷，使上級少撥糧，[illegible]